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三十七

瑞安孫詒讓學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疏掌立國祀之

禮者卽大宗伯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通內外大次

小祀典言之立與建義同注云佐助也者天官敘官注義同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鄭司農云大

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

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疏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者此立國祀

三等之禮也大宗伯辨事天神地祇人鬼之異禮此則辨大次

小三祀隆殺之等衰通該鬼神祇與宗伯職互相備也牲謂純

色之牲次祀小祀不云牲者文不具其實次小祀非外祭毀事無不用牲者詳牧人疏凡此諸祀並謂始立宮兆時以此禮祭而告之以後歲時常祀禮亦咸視此爲差書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僞孔傳云用牲告立郊位于天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云告立社稷之位用大牢也此卽營雒立郊社諸祀用牲之事彼經不云用玉帛者亦文不具也賈疏云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祇中非直瘞埋直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宗廟中無升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爲禮神之玉亦通一塗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宜有禮神幣帛而已 注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者酒正先鄭注云大

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此釋大祭與彼注同蓋專指園丘方丘南北郊五帝言之次祀卽彼中祀此注次小二祀偏舉天神以見例故不及宗廟五祀也云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者並據大宗伯文補先鄭之義次祀舉五嶽者以眈四望也賈疏云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宗廟次小祀者但宗廟次祀卽先公是也不言之者已於酒正云次祀鶩冕毳冕所祭已具於彼故也又不言宗廟小祀者宗廟小祀其神不明馬君雖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案設鄭此注以宗廟爲大祀不辨先王先公疑與酒正司服注義不同賈據彼注釋此似失其指又賈引馬融以宗廟小祀爲殤與無後攷

殤與無後有二一爲先君一爲王之適子孫公羊莊三十二年傳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無子不廟通典凶禮引五經異義亦引春秋公羊說又引左氏說臣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許君謹案引禮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以證左氏義鄭駁之謂未踰年君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是先君殤與無後立廟序於昭穆則不得爲小祀若不序於昭穆則無廟唯祭於壇也其適子孫之殤與無後則祭法云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注云祭適殤於廟之與謂之陰厭凡庶殤不祭曾子問孔疏又引熊安生說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喪二祭則止據鄭熊義是祭殤唯從祖祔食又唯用厭其禮甚殺也若然二者皆無特立宮廟

之事故鄭不從馬義也又案大次小三等之祀經無明文二鄭
依大宗伯略爲差次而酒正後鄭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
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
所祭也後注並依司服祭服差次爲說則大祭謂昊天上帝五
帝先王中祭謂先公四望山川小祭謂社稷五祀羣小祀也此
注旣以宗廟全屬大祀又以社稷五祀爲中祀以山川爲小祀
後鄭二注旣自不同六朝以來義疏亦無通釋金鶚云大祀用
玉帛牲牲典瑞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兩圭有邸以族四望璋
邸射以祀山川是日月星辰四望山川皆有玉豈非大祀乎何
得以日月星辰五嶽爲次祀山川爲小祀也大宗伯以血祭祭
社稷五祀五嶽五嶽旣爲大祀而社稷五祀在五嶽上者何反

列於次祀乎司中司命飢師雨師與星辰同何得下列於小祀乎案金說與二鄭不同以經攷之司服祭服大司樂樂舞或別有取義不定以尊卑爲差次固不必強爲傅合以典瑞祭玉推校日月星辰四望山川用玉固有明文而依王氏訂義引崔靈恩說司中司命飢師雨師亦有禮神之玉則亦不得爲次祀金說不爲無徵卽司民司祿亦是星辰無由定其必不得與司中司命同用玉然則天神無次祀矣竊謂經凡言祭祀惟酒正及此職分三等餘職皆止分大小二等疑次祀亦併入大祀其差次難以詳定若然此經以玉帛牲幣之有無爲三等祀之差亦約略區別不能盡以此推決也互詳酒正典瑞司服疏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爲幾杜子春

頌幾當爲祈珥爲餌玄謂祈當爲進祿之祿珥當爲餌祿餌者
參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饗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
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軀皆於屋下割雞門當
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禴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
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鄆
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珥社也疏以歲時序其祭
祀者序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 注云序第次其先後大小
者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序卽敘之借字經例用古字作敘注
例用今字作序此經仍作序疑後人以注改之非其舊也詳小
宰疏賈疏云卽上立大祀已下至小祀皆依歲之四時次序其
大小先後也不必先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次小或小

而應先或大而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云故書祈爲幾者與
犬人字同惠士奇云幾說文作幾云以血有所剗涂祭也幾省
爲幾段玉裁云此云故書祈爲幾小子職注云春官肆師職祈
或作幾云或是故書有作幾者也幾幾字古多通用詩如幾如
式亦作如幾禮記膳夫讀膳幾是也云杜子春讀幾當爲祈者
杜從小子羊人作祈爲正也云珥爲餌者珥下各本並有當字
今從宋婺州本及嘉靖本此與小宗伯肆師儀注云故書肆爲肆
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肆義爲儀文例正同亦家上文省說
文鬻部云鬻粉餅也从鬻耳聲重文餌鬻或从食耳珥餌聲類
相同故杜讀從之然未詳其義云玄謂祈當爲進禋之禋者段
玉裁云玉藻沐畢進禋此禋卽說文之既字嘽字許君告云小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五

芥肥學社本

餌字然則許說周禮蓋同先鄭與云犧餌者饗禮之事者士師
大人注同鄭意他祭祀皆無所出惟饗禮乃有之覺其大名犧
圖其縛節也說文纖訓涂祭涂亦覺也許鄭字異而義同引犧
記曰成廟則燔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證饗禮有所珥之事
大戴禮記諸侯饗廟篇文略同鄭雜記注云廟新成必燔之尊
而神之也案雍人卽內饗詳天官敘官疏孔疏引熊安生云舉
羊謂抗舉其羊升於屋上自中者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
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云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者于下
文作於此疑傳寫之誤雜記疏引熊氏云謂當屋棟之上亦東
西之中而南面封割其羊使血流於前雍人乃降云門夾室皆
用雞者夾釋文作俠下同案俠夾字通雜記及雞人並不作俠

陸本非是大戴記作郊亦段借字孔疏云門廟門也夾室東西
廂也減於廟室故變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
云皆也大戴禮盧注云郊室門郊之室一曰東西廂也案依盧
說則夾室卽匠人之門室與孔說異江永又謂東西箱名夾不
名夾室夾與室爲二地亦未知孰是詳匠人疏云其鴈皆於屋
下者鄭彼注云鴈謂將封割牲以鬯先減耳旁毛薦之耳聽聲
者告神欲其聽之孔疏云謂未封割羊與雞之時先減耳旁毛
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鴈訖
然後升屋而鬯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者孔疏云謂鴈訖
爲鬯之時門則當門屋上之中夾室故當夾室上之中以割雞
使血流案依鄭孔說則薦耳毛爲鴈鴈後仍有割牲是爲鬯鬯

在屋上與鰓在屋下不同攷大戴記云雍人割雞屋下當門外
室割雞于室中依彼記則割雞門卽在屋下夾室卽在室中故
盧注云案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者不同耳孫希旦云據記文
則廟用羊升屋而割之而謂之鸞門夾室用雞於屋下割之門
當門夾室中室而謂之鰓疏乃謂羊亦有屋下之鰓雞亦有屋
上之鸞然大戴禮門夾室卽在屋下割雞別無屋上之鸞而廟
亦未必有屋下之鰓矣蓋鸞鰓自爲二禮鸞之禮重故在屋上
鰓之禮輕故於屋下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此亦於屋
下爲之未必升屋也鄭說先鰓後鸞記中實無此義也案孫據
大戴記釋雜記謂鰓於屋下不必更有屋上之鸞足證二記義
通卽盧孔說皆未審此經刳鰓壇廟兩有壇兆咸無室屋明唯

取血灌地卽爲涂豎鄭孔謂上豎下鯢兩事並行必不能通於此至鄭薦耳旁毛之說蓋因祭義說宗廟大祀有毛牛尙耳之禮推備爲之然豎禮甚輕未聞有是鄭注此經亦無此說殆已知其非篤論而易之矣互詳小子疏云然則是禮謂羊血也者謂豎廟用羊血者卽此經之禮門夾室用雞血者卽此經之鯢小子注謂用毛牲曰剗羊卽毛牲也但雜記注謂鯢爲以耳旁毛薦神則不分毛牲剗牲以此經及雜記文覈之似亦以不分爲是詳小子疏又據犬人職則幾珥亦用犬此冢上引雜記文故不及也云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賈疏云引證血傍爲之以證鯢義也其所字猶不從故彼注引秋官士師曰凡剗鯢則奉犬牲此剗鯢正字與案據賈說則此引小子

文珥當作𩇛今本並誤彼正文作珥注讀爲𩇛從所讀之字引之也士師職文亦作珥注讀爲𩇛小子注引之卽作𩇛可證云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者謂小子珥社稷祈五祀並據宮兆始成時證此大次小祀並有牲亦據始成時明祈珥與饗爲一也宮兆闢廟與壇二者言之引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郕子用之者左氏經文公羊經邾人作邾婁人穀梁經卽作邾並與左氏異引傳曰用之者何蓋卽其鼻以𩇛社也者公羊傳云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柰何蓋卽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云用之者卽其鼻以𩇛社也引之者證珥當作𩇛也段玉裁云公羊傳𩇛社今本作血社誤郭注山海經引作𩇛社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神用魚注云以血塗祭爲神也

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聃社音鈞餌之餌玉篇耳部以牲告神
欲神聽之曰聃蓋用祈神聽故聃從申餌周禮皆作珥古文假
借釋名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面旁也從申從血後人所加故
說文不載詒讓案山海經祈聃創作祈與此經合餌作聃則詭
異不合六書疑非古字郭引公羊亦作聃蓋就彼經文改字然
可證公羊本不作血社也穀梁范注云餌者聃也取鼻血以聃
祭社器案據鄭說則聃社與聃廟同非謂聃祭器范說非公羊
穀梁之餌用鼻血山海經之聃用魚則皆不必有薦耳毛之事
亦可證鄭雜記注義不容泥也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
人展省閱也職讀爲織織可以繫牲者此織人謂充人及監門
人疏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者繫經字疑當作轂詳

司門疏賈疏云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味爲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論讓案此展犧牲在繫牲之時與充人展牲爲祭前一夕之視牲異穀梁成七年傳云郊牛日展觶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卽此大祭祀展牲之事也據祭義牲初繫及朔月月半君皆親視呂氏春秋任敬篇云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令官更之亦是也若然日展蓋此官專其事餘則從王展之與凡經云展牲有二詳充人疏 注云展省閱也者特牲饋食禮云宗人視牲告充省閱與視義同故充人祭前一夕之展牲大宗伯小宗伯謂之省牲說文彜部云彜極巧視之也尸部云展轉也隸變作展凡經典言展省者並彜之借字充人先鄭注

云展具也省闕則具備二鄭義亦相成也云職讀爲機機可以繫牲者者牛人注義同云此機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者賈疏云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機人是此二官也言此機人對彼機人不要是充人監門人也牛人所云機人者鄭彼注充人并牧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段玉裁云監門人者司門云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是也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宿先卜祭之夕疏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者此卜日宿爲期當爲三事卜日者卽大宰之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在祭前十日者也宿者戒致齊卽大宗伯之宿注云宿申戒在祭前三日者也爲期者卽難人之爲

期注引少牢饋食禮云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請祭期主人曰比于予宗人曰旦明行事在祭前之夕者也此三事及祭前之夕既滌濯四者肆師皆詔相其禮儀鄭并宿爲期爲一似未安賈疏又謂云祭祀之卜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夕之爲卜期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爲期是又并卜日宿爲期通爲一事皆非經義今攷少牢特牲筮日前無爲期之事天子禮詳祭祀卜日卽有爲期亦當略於卜日之中經不必詳列其事也互詳大宗伯疏 注云宿先卜祭之夕者謂先此卜日及正祭之夕皆有爲期之事先卜之夕卽諏日之日夕時先祭之夕則祭前一日之夕若大司樂大祭祀賓縣是也今以大宗伯經注證之宿當爲前祭三日之中戒

鄭謂先卜祭之夕與大宗伯經注不合非也賈謂專屬先卜日之夕則又失鄭惜矣通典吉禮云將飡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其大宰大宗大史帥執事而卜日蓋亦誤沿賈義祭之日表盞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柝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鬻者所築鬻以祿也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微議也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爲鬻疏祭之日表盞盛告絜者亦謂正祭日之旦明此告絜卽冢表盞盛言之左桓六年傳云奉盛以告曰絜黍豐盛卽告絜之辭賈疏云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於簋簠陳於廟堂東又以微議表其名又告絜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賈疏云謂祭日旦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詒讓案告備亦與小

宗伯大祭祀告備于王義同並據饌具言之特牲饋食禮宗人
舉獸尾告備舉鼎肅告絜與此事異云及果粢鬻者果裸之段
字謂當有裸者此官則築鬱煮之以授鬯人使以和鬯而實彝
也賈疏云謂於宗廟有裸案禮記雜記築鬱曰以桐杆以梧而
築鬱金煮以和秬鬯之酒以沛之而裸矣云相治小禮者小宗
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注云小禮羣臣之禮
若然此官相治小禮亦佐小宗伯以尊卑轉相副貳也云誅其
慢怠者者大宰注云誅責讓也謂執禮有慢怠者則責讓之卽
禮官之官刑也 注云粢六穀也者此亦經作盞注讀爲粢也
詳小宗伯疏云在器曰盛者甸師注同云陳陳列也者司市注
云陳猶列也是陳列同義云果粢鬻者所築鬻以裸也者鬯人

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是也詳彼疏鬯並當作煮凡經作鬯注例用今字作煮先鄭注及後注並作煮一職之中先後不宜錯異足證其誤亨人草人鬱人注亦並作煮不作鬯說文以煮爲鬯之或體詳鹽人疏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云果讀爲裸此注直釋爲裸不改讀者以彼注已詳故不復釋云故書表爲剽者段玉裁云故書作剽今書作表故書假借字今書正字也徐養原云文選孫綽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標李善注建標立物以爲之表識也引戰國策曰舉標甚高此經剽字似當作標或古字通用云剽表皆謂徽識也者說文巾部云幪幪也剽蓋卽標之段字賈疏云以剽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六案之上皆爲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

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覩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會蓋覆之覩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段玉裁云表桑盛者謂如周公盛魯公譚羣公濂各以小旌書某公之食爲表識也徵識說文作微識本謂司常九旗之屬表桑盛象此而又細案段說是也徵識詳司常疏鄭司農云築煮桑香草煮以爲鬯者說文木部云築擣也又鬯部云鬯以智釀鬱艸雜記陽曰以栴杵以梧注云所以擣鬱也案陽鬯字通後注云香草鬱也鬱人注云鬱爲草若蘭先鄭之意蓋謂鬱爲草名鬯爲和鬱之酒名未和鬱者不得稱鬯依後鄭敘官及鬱人鬯人職注義則鬯本爲未和鬱之秬酒詳言之則曰秬鬯築煮香草以和秬鬯乃爲鬱鬯是二鄭義本不同但秬鬯鬱鬯通

得豈稱經典或以鬱爲鬯者省段通言散文不別則先鄭此注
義雖未析而於文無妨故後鄭兼存之後大瀝章注亦承用其
義也詳鬯人疏又案凡鬱鬯此官唯主築煮其和秬酒則鬱人
掌之二職雖相贊而事實不同二鄭說亦甚板賈疏謂築煮爲
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非也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兆
壇塋域疏掌兆中廟中之禁令者賈疏云案小宗伯云兆五帝
於四郊已下則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
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詒讓案掌祀掌外祀之兆守祿掌
內祀之廟肆師爲宗伯之攷佐成禮事故通掌內外祀之禁令
也 注云兆壇塋域者小宗伯注云凡爲壇之營域營塋字通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几築鸞此王所以禮賓客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十二 楚學子賦本

五百四十八

疏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者說文支部云數盡也經典通段畢爲之此若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云宗人擯又云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諸侯遷廟篇亦云既事宗人告事畢肆師卽宗伯屬官故文不別也特牲饋食禮筮日及正祭陽厭祝告利成後亦皆云宗人告事畢事並同云大賓客淹筮几者謂諸侯來朝裸禮饗食則設筮几依司几筮注及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說天子待諸侯當莞筮紛純加纁席畫純左彫几也賈疏云謂司几筮設之肆師臨之也云祭鬻者賈疏云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祿則此官主以桀鬻金煮之和鬯酒也案此亦唯主桀鬻不主和鬯之事賈說未析又案王大饗諸侯亦有裸與禮賓同詳大

行人疏 注云此王所以禮賓客者大行人注云王禮王以鬱
鬯禮賓也賈疏云對上經築鬯禮宗廟神也贊果將酌鬱鬯授
大宗伯載裸疏贊果將者果亦當讀爲裸 注云酌鬱鬯授大
宗伯載裸者賈疏云此據大宗伯職而言案小宰亦云賓客贊
裸者客有故相代也大朝覲佐僎爲承僎疏大朝覲佐僎者僎
依鄭義當作僎注同詳大宗伯疏 注云爲承僎者大宗伯云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則大朝覲大宗伯爲上僎此肆師佐之是
爲承僎也賈疏云此言大朝覲爲承僎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
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僎小行人所云者是也案賈意此大朝
覲猶大宰云大朝覲會同彼注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
舉春秋則冬夏可知是也其設匪饗之禮設於賓客之館公食

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饔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疏共設匪饗之禮者此亦冢上文賓客大朝覲爲文謂致饗食於諸侯也據司儀諸侯待來聘之臣亦有致饗食之禮則天子待來聘陪臣當亦有是禮但其禮殺其匪饗等或自有有司共設之非肆師所掌矣饗詳膳夫疏賈疏云此肆師不掌飲食而其設者肆師主禮事謂依禮使掌客之等及諸官告設之也注云設於賓客之館者賈疏云凡待賓客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饗今言共設匪饗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饔簋實實于筐者鄭彼注云謂主國君有疾病若它故賈疏云

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同是不親食之事又欲破篚從
篚之事也詒讓案公食下大夫有韭菹醯醢昌本麋藟菁菹鹿
醢大豆黍稷六簋上大夫則有八豆八簋今不親食而以豆簋
之實致之其節故不實於豆簋而實於饗篚也云匪其篚字之
誤與者段玉裁云說文匡飯器筥也匪器似竹匡筥黍稷方器
也以黍稷實於飯器猶爲相近匪則再貢以盛玄纁織文織貝
周書以實玄黃者故鄭君辨正之案段說是也匪經典多段篚
爲之說文竹部云篚車笮也與匡匪字異篚匡之或體匪匡篚
篚並形近易譌韋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
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笮小篚以竹爲之受五斗大
篚受五斛案匪所以盛幣帛鄭知非盛侑幣酬幣用匪者以饗

筐相將禮經有明文又聘禮說致食饗云如致饗則當執幣以將命或無實匪陳設之事也俞樾云詩鹿鳴傳曰筐篚屬筐篚同類之物對文雖別散文或亦可通士虞禮直實于筐鄭注司巫引作實于筐案依俞說則匪卽筐之通稱亦可備一義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聘禮云公于賓壹食再饗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是不親饗有致酬幣之事也云或者匪以致饗者賈疏云鄭君向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筐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用筐但無正文故云或以疑之也案賈說是也聘禮記說致饗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簋豆注云亦實於饗筐是鄭意致饗

與致食同但以饗禮已亡不若公食之有明文禮文容有變易
或致饗時自以簋實實於匪與食禮異則可不破字也饗食授
祭投賓祭肺疏饗食授祭者此謂王親饗食也若掌客上公三
饗三食之等亦兼饗食羣臣及聘使等言之 注云投賓祭肺

者卽大祝九祭之共祭也肺亦謂刲肺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
肺不離贊者辨取之壹以投賓賓興受坐祭是食禮投賓祭肺
之事凡酒食膳羞皆有祭而肺爲重故鄭唯云投肺詳膳夫疏
賈疏云祭謂祭先造食者案膳夫云投王祭則此投祭者非投
王可知故鄭云投賓祭肺也與祝侯禴于豆及郊侯禴小祝職
也豆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與祝侯禴于豆及郊者
侯禴二祭名詳小祝疏左昭十八年傳云鄭災郊人助祝史除

於國北藏火於玄冥回祿卽此藏郊之事 注云侯藏小祝職也者小祝云將事侯藏禱祠之祝號此云與祝明卽與小祝共將事二官爲官聯也云置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者並詳載師疏大喪大涿以鬯則築鬯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香草鬱也疏大喪大涿以鬯則築鬯者大喪謂王及后喪也其世子及三夫人以下喪亦當用鬯浴尸但不得稱大涿耳賈疏云上小宗伯大喪以鬯涿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酒以浴尸使之香也案此亦唯掌築煮取汁以授鬱人使和秬鬯以共鬯鬱人云大喪之涿共其肆器是也賈謂此官亦掌和鬯酒未析 注云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者用前先鄭注義也此與前祭祀賓客云築鬱同但彼主共祿禮此主共浴尸所用有異

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秬鬯鬯是也云香草鬱也者鬱鬱之良字詳敍官及鬱人疏依敍官注義秬鬯爲不和鬱之酒此說有鬱者經云築鬯明有鬱和若止用秬鬯則不煩築鬯也鬯與鬱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令外內命婦序哭序使相次秩疏令外內命婦序哭者序經例當作敍詳前疏此與九嬪世婦爲官聯令者令內宗外宗序之也外內命婦卽下文之外內命女序哭通始崩及殯後朝莫哭言之 注云序使相次秩者序亦敍之借字詳前疏喪大記云既正尸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王喪內外命婦哭位次當與彼同賈疏云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爲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禁外內命男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大戴禮學記本

五百四十八

女之哀不中澧者且授之杖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立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疏禁外內命男女之哀不中澧者者賈疏云外內命男女爲王雖有齊斬不同其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云且授之杖者依喪服斬衰苴杖齊衰削杖傳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案服杖蓋亦伊耆氏共之此官則依其爵之尊卑以次授之賈疏云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爲王

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爲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也 注云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者賈疏云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以王宮爲正朝廷在王宮內爲內命男故以六鄉六遂及公邑大夫等皆爲外命男云其妻爲外命女者此統承上內外命男之妻言之明此外命女不繫夫爲內外乃對內命女九嬪以下爲文其夫雖爲內命男妻仍爲外命女也外內命男女屢人亦謂之外內命夫命婦內宰亦云外命婦先鄭彼注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後鄭云士妻亦爲命婦故此外命女亦通卿大夫士妻也說文女部云女婦人也女婦散文通稱云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者據喪服齊衰不杖期章經文傳云何以期也從服也通典凶禮引馬融云夫爲君服三

年妻從夫降一等故服期又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云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彼內外族亦爲外命女而爲君服斬者本有服非徒從夫故加之也云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者賈疏云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爲王斬衰而杖也詒讓案內命女卽內宰之內命婦也彼注云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則不數三夫人與此注異據追師文則內命婦似并不數九嬪不徒三夫人也詳內宰內司服疏又案喪大記孔疏謂內命婦有子婦則此內命女當含王子孫之婦其王女王孫女之未嫁者卽喪大記之

子姓亦當與內命婦同列也云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此亦
注用今字作法也小宗伯云王崩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不
中法卽違所縣之式也賈疏云諸臣妻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
諸臣爲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爲王正服
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據喪服云凡衰外制幅裳內
制幅幅三衽以下具有裁制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
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者此喪服四制文鄭彼注云五日
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先鄭蓋偶不省記故但稱舊說也又引
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無
七日授士杖文者喪大記與喪服四制文略同而獨無授士杖
之文故引以證其同異也鄭彼注云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

可以見親疏也孔疏引熊安生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嬖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案熊氏所推內外命女授杖日數甚允王禮當亦同云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者後鄭亦以王喪授杖禮無明文約同喪大記諸侯禮也但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則授大夫世婦杖時尙未殯既殯乃授士杖耳賈疏云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鄭注云祝佐含斂先病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

服矣但服杖同時有服卽杖矣唯天子服授杖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法也云七日授士杖四制云者先鄭不詳所出故後鄭補之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尙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亞將舟亞宗廟亞故書位爲社杜子春云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宗謂宗廟疏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者小宗伯注云甸讀曰田孔叢子儒服篇云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則凡告社宗皆用特牲也賈疏云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禱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爲位祭也注云社軍社也者據小宗伯云大師立軍社也云宗遷主也者小宗伯注云遷主曰社祖宗一也並詳彼疏晉書禮志載摯虞請

祀六宗議引此經用牲于社宗之文謂宗卽六宗又卽月令之
天宗與鄭義異案天神專於社稷經不宜以社宗立文摯說不
足據引尙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
者黃餘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云王升舟入水鍾鼓惡
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注云惡當爲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
天時占候也宗廟遷主是書傳亞本皆爲惡此引作亞者從改
讀字也賈疏云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
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鍾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
可以望氛祥亞鼓鍾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
名社主爲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
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

三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圃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圃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者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云故書位爲蒞杜子春云蒞當爲位書亦或爲位者蒞位聲類同徐養原云鄉師司市大宗伯蒞字故書皆作立小宗伯位字故書作立此經位字故書亦當作立與小宗伯同今作蒞疑傳寫之誤云宗謂宗廟者杜說與鄭同然不云遷主則嫌於載大祖及四親廟主行故鄭引之在後也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造猶卽也爲兆以類禮卽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三百四十七

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
疏類造上帝封于大神者此冢上師爲文類造以下皆師祭也
爾雅釋天云是禰是禡師祭也卽此類上帝之事詩周頌敎云
桓講武類禡也是講武亦有類但時田事輕不必備此三祭也
賈疏云上經用牲于社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卽此
經據剋勝後事告天及社之事案賈蓋據鄭引大傳故以此祭
爲在克敵以後然審釋經文無克勝告祭之義疑此三祭當通
未戰之所禱與已戰之告祠言之疏說似未備云祭兵于山川
亦如之者此謂爲軍事而有告祭山川之事故曰祭兵與公羊
莊八年經祠兵賈後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祠五兵事異也

注云造猶卽也者說文元部云造就也方言云卽就也是造卽

義同賈疏云諸文皆云造于禋類于上帝造屬于禋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帝故鄭云造猶卽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爲兆以類禮卽祭上帝也者謂卽所征之地爲上帝之兆域就而祭之與在國南郊之正壇兆不同鄭意蓋謂此類造上帝卽大祝及堯典王制之類上帝以其卽而祭之故經兼言造明此造非大祝六祈之造類上帝之外別無造上帝也諸經亦唯有造於祖禴無造於上帝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者說文示部云禴以事類祭天神此類卽禴之借字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禴於所征之地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孔疏云按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猶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

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總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于南郊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王制疏又引異義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今案據王制注及今文尚書說則類上帝卽祭感生帝於南郊春秋繁露郊祀篇亦云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然書今文說謂類以事類祭之書古文說謂類以事類告並與鄭依郊祀爲之之說小異書舜典肆類于上帝僞孔傳云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卽從古文說也鄭於異義雖無駁然實不從古文書說意謂類
既是告祭則其禮當依類正禮而略殺故小宗伯類社稷宗廟
注謂禱祈禮輕依正禮而爲之此類帝亦宜與彼同注謂依郊
祀而爲之猶云依正禮而爲之依者比放之言明非全如正禮
矣賈疏不達乃謂此非祈禱之祭依正禮郊祀而爲之卽四時
迎氣是也是謂與正禮無異非鄭悞也書類上帝陸釋文引馬
融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引鄭書注亦云禮祭上帝於圜丘與馬說略同此與王制注以
上帝爲五帝者異當以王制注義爲正凡經言上帝者並非吳
天詳掌次大宗伯典瑞疏又案王制說出征類帝宜社造廟並
是將行時於國中爲此告祭故於禱特言於所征之地明類宜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三

五百四十七

造三者皆不於所征之地也毛詩大雅皇矣傳亦云於內曰類於野曰薦義蓋與王制同若此經三祭則並在所征之地故詩周頌桓序孔疏云肆師注言爲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爲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卽當以后稷也孔說深得鄭指但告祭禮簡疑不必舉配祖之大典孔云以后稷配未知是否云封謂壇也者祭法注云封土曰壇地官敘官注云聚土爲封凡壇皆聚土爲高故亦謂之封也云大神社及方嶽也者明與大宗伯祀大神爲圓丘五郊異也賈疏云知者以其命所報告皆是出時告者以出時類于上

帝宜于社造于廟今大神文在上帝下面云封祭之明是社也
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
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岳卽四望也論讓樂公羊哀四年傳云
社者封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云封十有二山鄭注
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社與方岳
並爲壇以祭故謂之封此皆地祇而言神者散文神祇通也云
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明唯就軍所依止山川祭之遠者不祭
也國語晉語云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
韋注云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此卽祭山川
爲位之事引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旣事而退柴於上
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者祈于社于亦當作於各本並與上下

文錯互似誤此證類造上帝封大神之事彼注云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闕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賈疏云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於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於宣室武王入紂都既封建乃退向牧地而柴於上帝者以實柴祭帝卽此經類于上帝一也祈于社者卽此經封于大神二也設奠于牧室者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當連引之者欲見此經亦當有祭行主不言者文不備也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助大司馬也故誓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禮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者此與大司馬爲官聯也凡社主與遷廟主皆載以齊車二者
通謂之主車詳小宗伯疏 注云助助大司馬也者賈疏云案
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
也若然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卽大司馬
奉之云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者段
玉裁云此古文假借字丁晏云古工功通用書天工人其代之
漢書律志作天功云謂師無功者不亦無也許大司馬疏云肆
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者牽與牛人罪隸牽徬義同說文牛部
云牽引前也師徒敗北則恐主車爲敵迫及故在前助牽挽之
欲速行也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貉師祭也貉讀爲
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加倍也

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疏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者
甸亦讀曰田大甸獵卽山虞澤虞之大田獵也大司馬中春蒐
田云有司表貉中冬狩田云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
陳前彼經惟春冬二田表貉者文不具據此經則四時大田通
有此祭故甸祝亦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矣爲位者肆師
爲其几筵之位司几筵云甸則設熊席右漆几是也 注云貉
師祭也者大司馬先鄭注義同爾雅釋天是禋是禘師祭也禘
與貉同王制禘於所征之地注亦云禘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
亡案據爾雅王制則禘本爲出軍之祭以大田用軍禮故亦有
此祭也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甸祝注云杜子春讀貉爲百爾
所思之百與此讀同段玉裁云貉百古音同在魚鐸部祭貉不

得其解於義求之當爲禱氣勢增倍則於音當易爲十百之百也莊述祖云大司馬表貉注鄭司農云貉讀爲禱禱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禱後鄭不改而肆師則不用先鄭說貉伯本同音故以本音讀伯說文云伯相什佰也案段莊說是也杜及二鄭蓋皆以貉禱字同而其音義則杜及後鄭並讀爲百取什佰增倍之義也先鄭則讀禱如字與杜及後鄭小異又詩小雅吉日之旣伯卽甸祝之禱馬與師祭之禱聲近而義異詳彼疏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者立表之處卽教戰之地所立南北四表大司馬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是也表貉之祭蓋當最南第一表處王引之云師祭下當更有祭字周頌桓正義引此云爲師祭祭造軍法者案王校是也孫志

祖說同云禱氣勢之增倍也者卽取十百之義句祝注云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是也依鄭義則貉爲師田之禱祭當在事前孔叢子儒服篇說禱在日克敵之後則是報祠而非祈禱不足據也云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者蚩賈疏述注作尤詩大雅皇矣孔疏引亦同阮元云蚩俗字也賈疏云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帝以德配類則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故鄭曰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五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亦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也案賈引公羊

說以下並約五經異義文祠兵見春秋莊八年公羊經傳何注云將出兵必祠於近郊異義引公羊說又云祠五兵及蚩尤則與此經表貉之祭相近然左氏及穀梁經並作治兵依大司馬賈疏引鄭駁異義說以祠兵爲治兵之誤又謂無祠五兵之禮則鄭不從公羊說也至黃帝蚩尤之祭見於古者史記封禪書云秦始皇祀八神三日兵主祠蚩尤漢書高帝本紀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擊鼓顏注引應劭云黃帝戰于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云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愛之以作劍戟也是祭黃帝蚩尤之事又王制孔疏引熊安生說以薦爲祭地蓋以對類爲祭天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天

五百四十八

言之然表貉之禮立表而不爲壇則非祭地可知漢書敘傳應劭注釋禘爲祭馬則又以禘馬之伯爲禘並非也詳校人疏嘗之日蒞卜來歲之芟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有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疏嘗之日蒞卜來歲之芟者以下三卜並所謂貞卜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歲惡此與彼禮略同此三卜蓋並任秋時嘗卽大宗伯以嘗秋享先王是也詩大雅生民篇載謀載惟毛傳云嘗之日蒞卜來歲之芟彌之日蒞卜來歲之形社之日蒞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卽據此經依毛說則卜卽在孟秋嘗日陳祭之時也賈疏云以其餘事卜則大宗伯蒞卜或大卜蒞卜此及下三事皆肆師

灌卜也則陳龜貞龜命龜不高作龜使卜師卜人之等爲之

注云芟芟草除田也者說文艸部云芟刈艸也左隱六年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蕞崇之大戴禮記四代篇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如芟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並芟草之事除田謂游除草蕞化萊土爲孰田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農帥均田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蕞除田以待時耕是也云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者齊民要術云凡開荒山澤皆七月芟艾之草乾卽放火至春而開是始耕者必先除田而後種穀其已耕之田亦年年芟除恐田蕞不任耕種也云嘗者嘗新穀者白虎通義宗廟篇云秋日嘗嘗者新穀熟嘗之春秋繁露四祭篇云秋日嘗嘗者以七月嘗

黍稷也互詳大宗伯疏云此芟之功也者釋卜芟必於嘗之義
鄭意芟草除田穀乃得殖故嘗新穀爲芟之功也云卜者問後
歲宜芟不者謂庶草蓄蕪與下年或不同故先期卜之然田草
蕪歲自當芟刈無俟於卜鄭說於事理未協殆非經義竊謂此
卜芟者乃芟場圃藪澤萊牧之草物以備疏材染績芻秣薪蒸
之用與稻人薙氏之芟專屬芟刈田草異爾雅釋天云穀不孰
爲饑疏不孰爲饑下文卜稼者卽卜穀之孰不此卜芟者或卽
卜疏之孰不其事正相因卜者卜其所收之草物多少非卜其
宜芟與不也祭統云古者於嘗也發秋政草艾則墨未發秋政
則民勿敢草也鄭彼注云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
給饗亨此卜芟蓋兼含祭統草艾之事嘗之日發秋政故因以

卜來歲之芟其事足相證矣引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者周
頌載芟文毛傳云除草曰芟除木曰柞鄭箋云將耕先始芟柞
其草木土氣悉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引之者謹耕田宜
芟草也獮之曰蒞卜來歲之戒秋田爲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
者問後歲兵寇之備疏獮之日者詩大雅生民孔疏云嘗在孟
秋獮社俱在仲秋取畤而後祭社故先獮後社也 注云秋田
爲獮者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彼注同云始習兵戒不
虞也者賈疏云鄭解不於春蒐夏苗蒞卜來歲之戒必於秋獮
之日爲戒者以其春教振旅夏教芟舍非正習兵秋教治兵之
日故於是戒不虞也言不虞者虞度也以兵寇之事來否不可
億度當豫戒備之云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者廣雅釋詁云戒

備也問後有兵事與不使備其食用兵甲也社之日泣下來歲之稼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疏社之日者一歲凡再祭社毛詩周頌序云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夏耜秋報社稷也白虎通義社稷篇云歲再祭之何春祈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秋獲禾報社祭稷玉海郊祀引三禮義宗說同公羊莊二十三年何注云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郊特牲孔疏云其社之祭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案孔謂歲三祭社據白虎通義及何氏公羊注則社止二祭班何是也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鄭注以爲蜡祭國語魯語章注亦

引月令謂冬有祭社然於他經無徵疑非周法詳黨正疏國語
魯語又云土發而社韋注以土發爲春分此謂春社也此經社
之日則當是秋社故賈疏云類上文嘗獮是秋則此社亦是秋
祭社之日也云蒞卜來歲之稼者賈疏云祭社有二時謂春祈
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
春稼秋稽不言稽而言稼者秋稽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

注云社祭土爲取財焉者賈疏云祭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
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摠神故云
社祭土而取財焉云卜者問後歲稼所宜者歲有旱潦則稼所
宜異故卜以問之也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
荒所令祭者社及祭酺

疏

則令國人祭者謂外祭祀之通於國

人者公私共舉之以廣祈禱而弭災也令者以時日及禮法命之注云大故謂水旱凶荒者大宗伯注云大故謂凶歲小司徒
注云大故謂災寇也寇戎無令國人祭之事故唯據水旱凶荒
爲釋云所令祭者社及禘醴者補下釋文有也字疑今本提賈
疏云案地官州祭社黨祭禘族祭醴於六達之中亦縣祭社鄒
祭禘鄭祭醴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案賈說是也此三祭皆公
私所通共者故鄭特舉之凡公社止於州縣依鄭祭法注義曰
家以上得置社是私社通於族鄒則亦有令祭矣詳大司徒疏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歲時之祭
祀亦如之者賈疏云上經據禘祈非時祭故此經見其常祭也
亦如之者亦命國人祭也注云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

者證歲時常祀官有命民祭之事月令雖止詔春命祭社其歲
時他祭祀凡通於民間者並官命祭之可知故云其一隅也又
案郊特牲孔疏引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
始得立社依鄭志說彼據秦法則所命者爲二十五家之社此
注據周法則當爲百家以上之置社兩注所據不同義並通也
詳大司徒疏賈疏謂月令唯言春者特舉春祈而言舉一隅可
以三隅反則餘三時亦祭依賈說則似鄭謂社一歲有四祭失
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相其適子疏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者禮記云大夫之喪大宗人相蓋正攷職掌相通兩經義略同
也 注云相其適子者賈疏云庶子無奉適子則有拜賓送賓
之事且卿大夫適子爲天子斬衰故知所相者適子也凡國之

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爲義鄭司農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疏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者賈疏云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治之謹習其事也注云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者漢時凡大禮有司蓋每事必更迭奏白以備遺忘此佐宗伯治禮儀不云所治之事故鄭舉漢法況之明爲奏白王也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義讀爲儀者司農下當有云字今本並脫大司徒以儀辨等小宗伯辨儀故書並作義杜子春並讀爲儀皆以今段字讀古正字

也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者段玉裁云此爲全經發凡起例也尙書多用誼爲義字徐養原云說文我部義已之威儀也从我羊人部儀度也从人義聲言部誼人所宜也从言从宜宜亦聲說與先鄭合詒讓案依先鄭許說古凡威儀字正作義仁義字正作誼而儀別爲儀度字今禮典通段儀爲威儀義爲仁義與古不同此經故書禮義義謂威義正與古合但全經通例多用段字故先鄭亦依今字讀爲儀取易通也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者此小禮事肆師專治之不佐宗伯也

鬱人掌祿器禪器謂彝及舟與瓊疏掌祿器者此篇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三職皆經作果注作祿此經獨不作果與小宰內宰

及典瑞玉人經同蓋全經故書及鄭新定之本自不無錯異也
注云祿器謂彝及舟與瓚者此皆盛鬯及酌祿之器通謂之
祿器賈疏云此經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
夏禴祿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
彝舟者知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尙書
序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主瓚皆與秬鬯相將卽下文祿玉是
也故知祿器中有瓚瓚則兼主瓚璋瓚也凡祭祀賓客之祿事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
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
蘭疏凡祭祀賓客之祿事者賈疏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祿至於
山川及門社等事在鬯人亦無祿事此云祭祀唯據宗廟耳其

賓客祿則大行人云公再祿之等是也云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者明此官唯主和鬱不主築煮也凡有祿事肆師豫築煮鬱草取其汁以授此官更於鬯人取秬鬯酒以鬱和而實之賈疏云謂和鬯人所造秬黍之鬯酒也爲宗廟賓客用鬱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沛之以實彝陳於廟中饗賓客及祭宗廟之處也 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者肆師注義同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鑑中停於祭前者鑑釋文作焦云本又作鑑段玉裁校刪貫下爲字云說文鬯部鬱字下曰芳草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許說同先鄭且周禮經文言築鬻多矣安得云百二十貫爲築也周禮鬱字亦當依說文從臼案段說是也黃丕烈校同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三 提學司本

五百四十八

賈疏述注讀百二十貫爲筭句誤鑄者說文金部云鑄斗也史記索隱引埤倉云鑄溫器有柄斗以鈔無緣廣韻三蕭云鑄溫器三足而有柄釋文作焦卽鑄借字停之祭前謂尸祭後奠之也云鬱爲草若蘭者賈疏云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主瓊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詒讓案鬯與鬱別逸禮及禮緯並以鬱爲鬯草者散文得通也陳啓源云注謂鬱草若蘭以其俱是香草故取以相方耳若鬱金之種類又各不同朱穆鬱金賦云歲朱明之首月是華以四月也傅玄賦云葉萋萋而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是華色正黃也楊孚南州

異物記云鬱金出罽賓色正黃與芙蓉華裏頗蓮相似可以香酒此與傳賦合至唐書言太宗時伽毘國獻鬱金葉似麥門冬九月開華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本草云其華十二葉爲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兩書言華之色候互異以朱傳二賦較之又不同其種類當不一矣不知古人所用何種也黃以周云魏略云鬱金香生大秦國狀如紅藍二鄭所云蓋卽此李時珍本草綱目鬱金有二鬱金香用葉此用根其苗似薑然古所稱香草皆以葉先鄭云十葉爲貫則所用者葉非華亦非根也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祿事裸玉謂圭璋琕璜疏凡裸玉濯之陳之者說文水部云濯滌也若祭祀則於大宰大小宗伯眡滌濯時濯裸玉而陳之也其賓客亦於

陳與時陳之 注云祿玉謂圭瓚璋瓚者賈疏云此祿玉卽圭瓚是也故玉人典瑞皆云祿圭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王用圭瓚后用璋瓚故鄭并言之也詒讓案瓚勺以金爲之不用玉因其以圭璋爲柄故通謂之祿玉形制詳典瑞玉人疏詔祿將之儀與其節節謂王奉玉送祿早晏之時疏詔祿將之儀者以特牲少牢禮主人主婦獻尸之禮推之送祿時王當拜后當俛拜皆其儀也又依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大祿之祿歟尸皆在大廟中依次而祿則其敘次亦鬱人詔之矣 注云節謂王奉玉送祿早晏之時者小宗伯注云將送也猶奉也賈疏云奉玉謂王與后祿時奉瓚而酌鬱鬯云送祿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嘯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傳於

祭前也凡裸事沃盥疏凡裸事沃盥者說文皿部云盥澡手也左傳二十三年傳奉匱沃盥孔疏云沃謂澆水也詒讓案沃盥者謂行禮時必澡手使人奉匱盛水以澆沃之而下以槃承其棄水也賈疏云凡言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裸若祭祀王及后裸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瓊也案賈說是也此沃盥並謂尸賓初入門行裸時爲王及后沃盥以此官專掌裸事也小臣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者謂朝踐三獻以後之盥其裸時沃尸盥別有小祝掌之皆非此官所掌矣互詳小祝小臣疏又案以少牢特牲饋食禮攷之凡尸與主人主婦之盥不同少牢云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注云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此主人盥於洗沃以枓彼下文云祝盥于洗升自

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是也特牲云主婦盥於房中注云主婦盥盥於內洗引土昏禮婦洗在北堂是主婦盥於內洗也彼又云尸盥匱水實于槃中簪巾在門內之右注云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是尸盥於槃沃以匱也御僕大祭祀相盥卽謂相王盥彼注云相盥者謂奉槃受巾與若然鄭意王后尊亦不就洗與尸同盥於槃沃以匱與少牢特牲主人主婦盥異也大喪之泚其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倂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疏大喪之泚其其肆器者亦謂王及后喪也此不云大泚則疑或關世子之喪據肆師注泚亦用鬱鬯則當鬯人其柩鬯此官和鬱經止言其肆器者文不具也 注云肆器陳

尸之器者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柩鬯注云大肆始陳尸伸之案大鬯用鬯鬯大祝謂之肆鬯其浴鬯之器卽謂之肆器此官掌肆鬯故并其器共之引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倂瓦盤無冰設牀簠第有枕者證鬯當用夷盤夷牀也並詳凌人疏云此之謂肆器者喪大記所言盤牀等並是浴尸所用明卽此肆器此官與凌人同共之相與爲官聯也云天子亦用夷盤者賈疏云凌人職云大喪共夷盤冰此夷盤則諸侯大盤之類與大夫夷盤同名耳大小則異也案凌人盤作槃盤卽槃之籀文亦詳彼疏及葬其其裸器遂狸之遣奠之彝與鬯也狸之於祖廟階閒明奠終於此疏遂狸之者狸葬之借字詳鬯人疏注云遣奠之彝與鬯也者賈疏云知葬其裸

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裸器也此卽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詒讓案鬱人共奠彝則亦和鬱鬯以實之亦宜有舟注不言者文不具也云袒之於祖廟階閒者經注例當作埋各本並誤袒埋古今字詳鬯人疏賈疏云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爲主命行反遂袒之於祖廟兩階之閒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詒明亦袒之於階閒也孔廣森云裸器言埋則亦從葬者也似非如注所云遣奠之彝與瓚埋於祖廟階閒也檀弓曰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此裸器正葬所用之祭器案孔說近是校人云大喪飾遣

車之馬及葬埋之與此文例正同云明奠終於此者釋其卽經
之之義凡喪奠有十始於始死奠終於大遣奠詳喪祝疏賈疏
云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
反日中而虞則有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以神事之謂
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斚之卒
爵而飲之斚受福之報聲之誤也王醕尸尸報王此其卒爵也
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報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饗受
鬯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
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醢事相成疏大祭
祀者謂宗廟禘祫及時享云與量人受舉斚之卒爵而飲之者
二官爲聯事也先鄭量人注云斚器名陸佃孫希旦林喬蔭黃

以周並謂卽郊特牲云舉斚角是也孫希旦云特牲禮祭初設饌饗神祝酌奠於鉶南天子諸侯之祭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尸將入室亦先於室中設饌酌奠斚角所奠之爵也鬱人與量人受舉斚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斚厯而皆飲之蓋鉶南之奠至上嗣舉奠飲之還洗酌入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祭畢則鬱人量人飲之言舉斚之卒爵以見其爲上嗣所飲而復奠之爵也案孫說甚覈而未盡也蓋王禮太子舉斚猶特牲嗣舉奠解也但彼士禮嗣舉奠卒解後云舉奠洗酌入尸拜受祭酒啐酒奠之則尸仍奠而不飲而王禮則有太子獻酢之事故文王世子云其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又鄭詩小雅賓之初筵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

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明
王禮與士禮不同今以特性禮及詩箋說推約之蓋朝踐之後
薦孰之時延主入室祝酌畢奠於鉶南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畢
王拜妥尸尸執爵祭之啐之奠之及九獻加爵畢太子入尸執
奠畢太子受祭之啐之卒爵洗爵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卒爵
尸又洗爵酢太子太子受祭之啐之奠之及禮畢尸將出王則
以此奠爵賜鬱人量人飲之奠爵之時啐而未卒爵故此經云
受卒爵量人則云受爵歷也但禮無二人同飲一爵之事蓋先
受者爲舉奠之餘其次或當受而更酌經通言不別耳互詳量
人疏 注云爵受福之嘏聲之誤也者鄭不知此舉爵卽郊特
牲之舉爵故破爲嘏也少牢饋食禮鄭注云嘏大也予主人以

大福也賈疏云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段玉裁云說文嘏從古段聲聲從斗而象形二字古音皆在魚模部皆讀如古故鄭君就其聲類而易其字云王醕尸尸酢王復致嘏王受嘏而卒爵者謂廟享凡十五飯後王醕尸尸酢王復致嘏王受嘏而卒爵卽卒酢爵也王醕尸依鄭義於九獻爲朝獻詳司尊彝疏云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筵受膏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者少牢饋食禮於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之後云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嘏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

尸荅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筯受膏黍主人嘗之納諸內主人獻祝鄭注云詩猶承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膏明豐年乃有黍稷也案鄭引之者證王醕尸後有舉嘏之事但彼諸侯卿大夫禮止三獻醕尸爲初獻王禮有九獻則醕尸爲七獻以此爲異耳又詩小雅楚茨既匡既勑箋云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擣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勑之亦說王祭受嘏之禮孔疏推箋意謂天子禮當如特牲尸親嘏與少牢使祝嘏不同又謂少牢宰夫受以筯詩箋云受以筐少牢先釋辭後嘏黍詩箋先予嘏後釋辭皆天子禮與大夫異今案鄭謂受以筐者讀詩既匡之匡爲筐也尸親嘏之禮據特牲經說亦可通惟先釋辭後予嘏乃順詩

文作訓非謂禮異此注引少牢先受嘏後受黍之文以釋王禮足證鄭意不如孔說矣云此饗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賈疏云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饗人量人法天子有獻饗人量人之禮無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爲證也林喬蔭云經明言受卒爵而飲之亦未嘗有更酌以獻之事疏凡造爲天子有獻饗人量人之禮果何據邪案林說是也注云出房亦謂七獻之後王受嘏訖由室中出在房時少牢饋食禮云主人執爵以興出特牲饋食禮亦云主人出寫齊于房是也然彼大夫士禮主人出寫後仍入室設筵而後獻祝及佐食此注說饗人與量人受王之卒爵而飲之約與彼獻祝及佐食禮相當然不言王酌獻而云受王之卒爵則似謂王出房寫齊時卽命

官以爵賜鬱人量人與祭統賜爵羣有司相類蓋王尊不當與鬱人量人爲獻酬也若然鄭意本不謂王獻鬱人量人賈賁未達注指云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祫尸量人制從獻之脯醢事相成者量人籍作燔段借字賈疏云上文贊祫事詔祫將之儀量人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醢之數量前祫後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鬯人掌其和鬯而飾之和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疏注云和鬯不和鬱者者別於上鬱人鬱鬯爲和鬱者也敍官注謂鬯即釀秬爲酒取芬芳條鬯之義詩大雅江漢箋說亦同先鄭肆師注云築香草煮以爲鬯說文鬯字注義同則以鬯爲已和鬱者義與後鄭異詩江漢毛傳云和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

之日鬯毛亦以鬯爲非未和鬱之酒而義與先鄭復不同玉燭
寶典引月令章句云鬱金香草釀以秬黍是爲秬鬯書文侯之
命僞孔傳釋秬鬯亦云釀以鬯草蓋卽本毛說詩孔疏云禮有
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
謂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草何者
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
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
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黍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
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
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知者以
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愷云

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鬱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米
二米作之芬香條鬱故名曰鬱鬱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
鬱者箋說爲長案孫氏申鄭其說是也依毛義和與鬱爲二鬱
與鬱爲一意謂築煮鬱草合之秬黍蘊鬱而釀之是爲鬱酒則
鬱非草名而鬱乃草名依後鄭則鬱是鬱金秬鬱是黍酒二者
相合乃成鬱鬱毛爲鬱合鄭爲鬱金兩說絕不相蒙孔氏述毛
謂築煮合鬱亦用鬱金非毛義毛汙云鬱香草則不知指何草
言之春秋繁露執贄篇云暢者取百香之心獨未之合之爲一
說苑脩文篇云鬱者百草之本也白虎通義攷黜篇云鬱者以
百草之香鬱而合釀之成爲鬱郊特牲孔疏引盧植云言取草
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爲鬱也董劉班盧四家說亦以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四十一

禮學通本
五百四十八

鬱爲鬱合而並謂香草非一草不知與毛義同否攷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顏注云百末百草華之末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繁露據顏說則董子疑卽本漢制恐非古法至今本白虎通義作鬱金而合釀之乃習聞鄭義者增之非其舊也僮班亦謂用鬱金則不宜用百草之香矣郊特牲疏又引馬融云鬱草名以鬱金香草合爲鬱也馬以鬱爲鬱金與後鄭義同而以合鬱後乃爲鬱則又同毛董劉班先鄭諸家之說論語入佾皇疏又云鬱鬱者煮鬱金之草取汁釀黑秬一秬二米者爲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爲鬱亦曰秬鬱也若又搗鬱金取汁和莎洑於此鬱則呼爲鬱鬱此復謂先煮鬱金釀秬爲秬鬱更搗鬱金和秬鬱爲鬱鬱與諸儒之義

又不同蓋眾說之外異如此黃以周云鬯人曰其秬鬯鬱人曰和鬱鬯是秬鬯可單稱鬯而鬱未和鬯祇單稱鬱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曰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同以二物相合然則經之單稱鬯皆秬鬯也經之單稱鬱皆未和鬯者也經之稱秬鬯者亦鬯之不和鬱者也案黃說是也云飾之謂設巾者賈疏云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備凡尊皆有巾冪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凡祭祀社壇用大罍壇謂委土爲壇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疏凡祭祀者以下明內外祭祀盛鬯之尊異同之法與小宗伯司尊彝盛鬱之六彝盛酒之六尊異也此內外祭祀秬鬯之尊皆奠而不

祿詳小宰疏云社壇用大壘者通大社王社而言凡祭社必兼祭稷經不言稷者亦舉大以該細也與封人義同 注云壇謂委土爲墀壇所以祭也者墀壇釋文作壇墀大司徒注云壇壇與墀埒也賈疏云謂四邊委土爲壇於中除地爲墀墀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墀之類也此經云社壇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壇皆直據外壇而言也焦循云尙書金縢爲三壇同墀馬氏注云壇土堂祭法去壇爲墀注云除地曰墀封土曰壇蓋壇爲擁土之名故壇埒均謂之壇墀人社壇亦以壇言案焦說是也鄭意凡祭必設於壇不於墀埒故注止云墀壇賈謂直據外壇而言失其指矣云大壘瓦壘者明與司尊彝酢鬯明堂位山壘皆用木爲之異也司尊彝有大尊注云大古之瓦尊此瓦壘謂

之大器義與彼同賈疏云罍用瓦取質略之義也蕭崇義云大
罍張鑑圖引阮氏圖云瓦爲之受五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
兌平底有蓋張鑑指此瓦罍爲諸臣之所酢之罍誤案璠說是
也阮圖謂瓦罍受五斗亦是而謂畫山文則與山罍制混恐不
足據但此注雖不言畫然據說文木部櫺字注及詩周南孔疏
引五經異義詩毛韓說並謂罍爲取象雲雷則大罍亦當范土
爲雲雷之文若大尊則純素無文與大罍異也互詳司尊彝疏
祭門用瓚齋祭謂營鄧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
不時於是乎祭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故書鼐
作鼐鄭司農讀鼐爲瓚杜子春讀鼐爲案鼐謂瓚也案盛也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卷三 五十四

玄謂齋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抵以齊爲尊疏注云祭謂營鄼所祭者祭卽大祝六祈之祭營祭聲類同祭法注云祭之言營也說文示部云祭設縣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日祭衛使災不生左傳昭元年杜注云祭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史記鄼世家集解引服虔說及左傳孔疏引賈逵說並與杜同孔又釋之云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耳詒讓案鄼所謂營鄼卽賈服杜所謂營攢鄼攢字通樂記云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注云民勞則德薄鄼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鄼相去近舞人多也又奔喪喪位注云位有鄼列之處鄼又通作纂史

記叔孫通傳爲縣葢野外習之集解引如淳云葢謂以剪茅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索隱引纂文云蕝今之纂字是此注云營鄒又卽許君所謂設縣蕝爲營謂立營兆鄒表而祭之黨正注謂祭祭亦爲壇位如社稷亦是也左傳疏以爲立壇表得之其訓攢爲聚艸木則非云門國門也者謂王城十二門別於月令秋祀門爲廟門也初學記天部引三禮義宗云禁止雨之祭每祭於城門賈疏云禮記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知也引春秋傳以下者並左昭元年傳子產對晉侯語引以證祭祭之事賈疏云彼先云山川後云日月此先云日月者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非傳文詒讓案先日月後山川大戴注及祭法注

說文禋字注並同蓋許鄭所見本並如是水旱疫癘之不時今
左傳作水旱癘疫之災此癘疫字倒明監本毛晉本並改從左
傳大祝注引左傳亦不倒疑監毛本近是不時左傳作災祭法
注及大祝注賈本亦竝作不時彼疏云鄭君讀傳有異此疏云
鄭君以息增之二說乖異大祝疏是也云魯莊二十五年秋大
水鼓用牲于門者春秋經文左傳杜注亦云門國門也此引以
證水旱祭國門之事公羊傳云於社禮也於門非禮也與此經
不合鄭所不從云故書酺作酺鄭司農讀酺爲酺者段玉裁云
故書作酺假借字也云杜子春讀酺爲案者酺案亦聲近似借
字小祝設道酺之奠杜注亦云酺當爲案此與小宗伯六酺注
云酺讀爲案義亦略同又肆師祭之日表酺盛彼注亦以酺爲

案又云故書表爲剽此經故書剽齋與彼故書剽齋聲讀相近
若然杜或謂二經義同故讀齋爲菜與云瓢謂瓠蠡也者說文
瓠部云瓠匏也瓢蠡也廣雅釋器云瓠蠡瓢也方言云蠡陳楚
宋魏之間或謂之簞或謂之櫜或謂之瓢郭注云瓠勺也論語
公冶長皇疏云瓢瓠片也段玉裁云一瓠剖爲之二瓢曰蠡昏
禮所謂盞也說文盞訓蠡也幹訓蠡柄也漢書以蠡測海張晏
曰蠡瓠瓢也楚辭方言字皆作蠡俗作盞案段說是也蠡卽土
昏禮之盞注云合盞破匏也凡瓠可半剖爲勺亦可全剖爲尊
故莊子逍遙游篇說大瓠云剖之以爲瓢又云慮以爲大樽此
注謂爲勺故釋爲蠡後鄭以此盛鬯皆是尊故後注正之曰爲
尊其義較長凡用瓠者皆尙其質故郊特牲云器用陶匏詩大

雅篇公劉云酌之用匏毛傳云儉以質也此祭門用瓢齋者蓋亦與祭社用大罍同取從質之義也又案此經故書瓢作剽杜本卽故書也再傳至司農始依聲類讀爲瓢則不宜杜氏先有瓢義之釋殆仍是先鄭義也云棗盛也者甸師注云棗稷也在器曰盛通言之則棗盛亦可互稱但此釋亦未審其義儻以棗棗爲祭穀則非此官所職疑此盛當謂盛酒之器左哀十三年傳云旨酒一盛兮是也蓋先鄭意祭穀爲棗既可通稱盛以相比例則酒器爲盛亦可通稱棗瓢棗卽爲破瓢爲盛然其義亦迂曲且與上下文疊脩疊概散文例亦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玄謂齋讀爲齊取甘瓠割去祗以齊爲尊者段玉裁云鄭君以爲讀棗訓盛則六者皆得言盛不得獨綴於瓢故易爲齊齊卽齋

字左傳噬齋字作齊瓠以柄爲抵以腹爲膏去其柄而用腹爲
尊也用腹爲尊則不用兩析之瓢然則經文之瓢猶言瓠也廟
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禩事用概凡禩事用散禩當爲埤字
之誤也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蜃水
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立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
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
尊者彝爲上卣爲下蜃畫爲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
帶者無飾曰散疏凡山川四方用蜃者四方之祭有二一爲舞
師四方之祭祀注云謂四望也一卽大宗伯五祀之祭亦曰四
方五祀與五嶽同血祭四望亦卽五嶽四鎮四瀆等故與山川
同用蜃也大宗伯別有四方百物之祭則入禩事中與此四方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四庫全書 禮學 禮本

五百四十八

異云凡祿事用概者概葉鈔釋文作概案賈疏釋概爲橫概之義則字不作概宋本釋文不足據云凡鬻事用散者賈疏云卽大宗伯云鬻辜祭四方百物是也 注云祿當爲埋字之誤也者賈疏云若祿則用鬱常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段玉裁云埋經典多用狸與祿字略相似而誤案段說是也祿事鬱人兩見此涉彼而誤埋卽狸之俗體此經監人鬱人經注皆作狸大宗伯則經作狸注作埋此校定經字疑當作狸傳寫誤從俗耳互詳監人疏黃以周云大宗伯有狸沈驥宰之祭此祿事用概與鬻事用散對文則爲埋字之誤無疑云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者此故書有兩本鄭據義長則以作蜃者爲

正本杜據存舊則以作謨者爲正本而其讀從蜃則同段玉裁云古文謨字作𧈧與蜃篆文相亂者字之誤也王引之云謨與蜃聲不相近注中三謨字疑當作謨說文謨讀若振與蜃字聲近而通凡字之眞聲辰聲者往往通借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慎鄭司農注大司馬曰五歲爲慎後鄭讀慎爲震是其例也隸書眞莫二形相似學者多見謨少見謨故謨譌爲謨矣案王說亦通云蜃水中蜃也者鼃人注云蜃大蛤是也段玉裁云杜意直用水中蜃爲得詒讓案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杜蓋謂此蜃與彼同鄭彼注亦舉此經爲證則亦兼存杜說也宋書禮志上景先議引此職蜃作脈說云盛酒當以蠶梧疑亦用杜義而字則從大宗伯脈膳之脈亦以

二者器異而用盥則同可互通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者先鄭脩謨二字並從故書如字讀後鄭不從也云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者賈疏云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卽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爲吉喪不可與吉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作宗廟六享皆以祿爲始當在饗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鬯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應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

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
左氏說凡君薨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莽年然後
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
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
鄭義也詒讓案鄭士虞記注云練而後遷廟無禘祭之說大宗
伯及王制注並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
廟亦無練後始禘之文惟詩立烏敍箋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
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王制孔疏據彼
釋此注云按立烏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
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遯廟新死者當禘祭
於其廟以安之故也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謂

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禘於太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能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今案孔參合詩箋及穀梁義以證此注始禘在練時與賈說略同王制孔疏亦有練而禘廟之說然詩釋文古者君喪三年既畢下無禘於其廟而後六字陸云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寧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禘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禘是後本也玄鳥孔疏亦謂後本爲誤定本無此文又謂鄭禮注及禘禘志亦無此言其說與王制疏不同攷此注始禘之說絕無徵證惟詩箋兩禘夾一禘之本義似通於此然孤證岐互究難憑信況鄭詩禮箋注及

賈疏之義疑迂甚多何則遵人疏引鄭論語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蓋宗廟時祭尙有二禋及朝踐之節禘爲殷祭不當自饋食始若云喪中禮殺則又不宜蒙殷祭之名此鄭說之可疑者一也鄭說禘祫備具禮記注及禘祫志段令果有終始兩禘時殊禮異則不宜此注及詩箋之外絕無一言及之此鄭說之可疑者二也又詩箋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既云喪畢則是前禘雖在祫前仍在大祥之後熊安生說是也與此疏練時始禘之說本不合故此疏不援詩箋爲證而士虞禮疏則引詩箋後本謂鄭意除練時特禘三年喪畢更有此禘是則祫前乃有二特禘與祫後之終禘爲三其說尤不經此賈說之不合者一也賈所引左氏說以下蓋據五經異義文案左傳三十三年傳云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大

五百四十八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賈服杜並謂卽三年之終禘賈意謂彼禘在葬年之後卽是練時今攷左傳本無葬年之文異義引左氏說增易舊文義指亦未明析賈氏強以彼禘當此始禘實未必合此賈說之可疑者二也陳壽祺駁賈說云魯人無禘祭明文鄭云始禘亦指喪畢明年之禘非練後也竊意左氏說祀主而畢三時之祭則已踰期矣自是而復期年則三年喪終矣自是而烝嘗禘正合三年終禘之說未有兩岐賈疏誤例爲君薨之期年故生異論耳案陳糾賈氏誤解左傳是也其謂此注始禘卽賈服所謂終禘亦足備一義但終禘爲殷祭之始其禮至隆必無自饋食始之理於禮究不可通御覽禮儀部引禮記外傳云神主人廟先爲一禘明年春

禘而又祫成氏亦參合此注及詩箋爲說而謂禘之前有二禘與士虞疏說略同尤不足據今以禮經及鄭義推校尋繹竊疑此注始禘當爲始禘之譌蓋天子喪祭九虞及卒哭之祭皆在寢至禘始祭於祖廟鄭意經云廟則非卒哭以前之祭用卣則非吉祭九獻之禮惟始禘在卒哭之後主已祔祖而祭未純吉宜用大牢饋食三獻而畢事故雖廟祭而無上尊之祿注意不過如是自耐禘形近譌易疏家不辨強爲援證而抵牾彌甚不知練時特禘鄭本無是義不可誣也云脩蜃楸散皆漆尊也者鄭意此四者卽司尊彝六尊之類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注云凡觴五升爲散彼散別爲爵名與此鬯尊異聶崇義云皆容五斗漆赤中云脩讀曰卣者後鄭據書詩左傳說鬯尊

竝云卣故依聲類破脩爲卣也司尊彝釋文云卣本亦作攸脩攸聲類同惠士奇云集韻卣或作脩段玉裁云脩卣字同在古代音尤幽部聲類同也卣卽說文卣字寫之異耳中尊名卣者肉讀若調蓋取芬芳條暢之意與凡言讀曰者與讀爲同云卣中尊者爾雅釋器云卣中尊也郭注云不大不小者鄭言此者欲見用中尊則無祿彝與時享及禘祫不同洛誥云秬鬯二卣文侯之命詩大雅江漢左僖二十八年傳竝云秬鬯一卣左傳孔疏引李巡云卣鬯之器也詩孔疏云鬯當在彝而此及尙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案據孔說則凡常祭用鬯者無論用鬱與否皆實於彝未祭之先則皆以卣盛之於廟用卣則當祭亦盛於卣是直

以卣代彝與常祭異也然其說未塙詳後疏云謂獻象之屬者司尊彝有獻象著壺大山大尊鄭意彼大尊與卣同爲中尊但以盛鬯盛酒爲異也云尊者彝爲上罍爲下者據爾雅及司尊彝推定之爾雅釋器云彝卣罍器也郭注云皆盛酒尊彝其總名左傳疏引孫炎注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也爾雅邢昺疏引禮圖云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是其差也程瑤田云周制尊有上中下三品彝上尊也小宗伯職辨六彝之名物以待裸將鬱人職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貫彝而陳之是也卣中尊也小宗伯職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酒正職凡祭祀以醴其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是也罍下尊也諸臣在廟爲賓備卒食三獻酌罍以自酢不敢

與王之神靈共尊司尊彝職所謂皆有鬯諸臣之所酢是也攷
鬯人職所用之器有大罍鬴齊脩蜃概散是六者皆尊名也皆
所以實秬鬯者也鄭注廟用脩脩讀曰卣可知秬鬯惟和鬱者
乃實於彝其未和鬱者則實於卣明矣黃以周亦云鬱人和鬱
鬯以實彝是裸酒也書詩左傳言秬鬯一卣是享酒也鬯以鬱
爲上秬次之尊以彝爲上卣次之裸用上尊彝享用中尊卣此
尊卑之差也詩孔疏混而一之殊謬案程黃說是也云蜃蜃爲
蜃形者明不以蜃甲飾尊也賈疏云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
尊之象者合漿釋文作合將云合本亦作含將本又作漿阮元
云今爾雅作含漿賈疏同詒讓案作含漿者是也龜人狸物注
亦云謂鐵刀含漿之屬卽以此釋經之蜃者爾雅釋魚蚌含漿

郭注云蚌卽蜃也說文虫部云蚌蜃屬是蜃蚌同類段玉裁云
鄭君意蜃不可爲尊但以蜃畫爲蜃形以蚌名含漿有尊盛酒
之象故用爲畫而取名也云概尊以朱帶者者賈疏云玄纁相
對既是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故知落
腹也云無飾曰散者賈疏云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
此無故曰散黃以周云特牲有散尊大喪之大湫設斗其其鬯
鬯斗所以沃尸也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鬯讀爲
微疏大喪之大湫者亦謂王及后喪也云其其鬯鬯者此官其
和鬯鬱人以和鬱也 注云斗所以沃尸者御覽器物部引通
俗文云木瓢爲斗案正字當作料說文木部云料勺也少牢饋
食禮注云料料水器也凡設水用鬯沃盥用料喪大記云浴水

用盆沃水用料注云以料酌水沃尸也史記張儀傳索隱云凡方者爲斗若有安長柄則名爲料是料與斗字異經典料作斗者皆段字也詩大雅行葦孔疏引漢禮器制度說大斗云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士喪禮賈疏云料受五升方有柄用挹盆中水以沃尸案賈說與漢禮器制度正同卽此沃水所用之斗亦謂之疊料其酌也當用尊料卽梓人之勺與疊料制同而容量異也云疊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者鬯酒卽秬鬯之酒取其芬芳條暢以疊尸又以和浴湯去其臭惡使之香美也惠士奇云齊語三疊三浴葦注云疊或爲熏呂氏春秋本味湯始得伊尹祇之於廟疊以犧猋風俗通祀典引作熏以萑葦漢書豫讓擊面乔炭顏注云疊熏也以毒藥熏之是古熏多作疊段玉裁云

鄭君意釁如字讀之讀如釁鍾釁鼓之釁故云釁尸以鬯酒也
案段說是也凡大酺以鬯塗尸而浴故謂之釁與以血塗鍾鼓
謂之釁義同蓋凡塗浴謂之釁香草謂之薰祓火謂之熏三者
不同釁浴之正字自當作釁古釁薰熏字聲近互通然塗香事
或相因而與祓火則迥不相涉凡釁浴字古書或作熏者皆段
借也但鄭意釁與浴事相因不甚分別故女巫釁浴注云以香
薰藥草沐浴是又兼取薰香之義此注云使香美亦似與女巫
注義略同若然鄭意釁浴與釁器義同而微異也互詳女巫疏
鄭司農云釁讀爲微者存異讀也雞人天府注並同段玉裁云
微美也釁從分聲微從微聲文微二韻古多互轉凡王之齊事
其其秬鬯給泔浴疏凡王之齊事其其秬鬯者此與宮人爲官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五十三提學司本

五百四十八

縣也凡王常時沐用梁浴用湯不用鬯齊尤潔清故以秬鬯給浴蓋以鬯和湯也 注云給泔浴者賈疏云鄭知王齊以鬯爲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潔也詒讓案國語周語說藉田之禮云王卽齊宮三日王乃洎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祿鬯饗醴乃行韋注云祿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也是王齊事又有祿鬯之禮祿之言灌謂晬之也則其鬯又不止給泔浴矣又此齊鬯人共鬯周語云鬱人共之者蓋所聞有異或鬱人鬯人通職同共之與凡王弔臨其介鬯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玄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檀弓曰臨諸侯

彫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
之辭介於是進也疏注云以尊適卑曰臨者說文臥部云臨監
臨也以尊監臨卑故謂之臨賈疏云欲解臨非如雜記云上客
臨彼謂哭臨也此王弼諸侯諸臣故以尊適卑解之詒讓案檀
弓云喪公弔之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注云君辱臨其臣之
喪此注卽隱據彼文故檀弓又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
是也若散文則尊卑得通稱臨故左傳元年傳云改葬惠公公
弗臨故不書則子臨父之葬亦謂之臨蓋取蒞事之義義非一
端不容泥也其哭臨之臨亦上下通稱左宣十二年傳云楚子
圍鄭鄭人卜臨于大宮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杜注云臨哭
也大宮鄭祖廟又襄十二年傳云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

彼臨亦謂哭禮記諸侯使弔禮先弔則唯致弔辭後臨則哭亦以弔與臨爲二事蓋聞遠喪不得弔就宮廟設位而哭爲臨亦通謂之哭其近喪因弔而哭其斂殯則云弔臨明其事相因也此經天官世婦及內宗弔臨鄭並釋爲弔蓋以通言不別惟寺人云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注云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後注以哭釋臨者以內人賤不必取以尊臨卑之義故與此注小異也引春秋傳曰照臨齊邑者左昭三年傳齊晏嬰語杜本并作敝字同引以證臨爲尊適卑之義鄭司農云鬯香草者賈疏云見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禮緯亦云鬯草生庭故知鬯香草也此直是秬鬯無香草故後鄭不從也云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者漢書南

粵王傳顏注引李奇云介被也呂飛鵬云介有被義故司馬以
介鬯爲被鬯卿大夫卒王或與斂故有被鬯之事詒讓案先鄭
釋鬯爲香草義雖不塙而訓介爲被則似較後鄭爲長介鬯者
殆卽以鬯酒灑被王身以辟穢濁亦桃茢拂柩之意與云玄謂
曲禮曰摯天子鬯者鄭彼注云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
爲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說苑脩文篇云天子以鬯爲贊
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
爲贊春秋繁露執贊篇云凡贊天子執暢暢有似於聖人聖人
者純仁消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
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
爲一而達其臭氣暢於天其消粹無釋與聖人一也案暢卽鬯

之借字公羊莊二十四年何注說天子贊用鬯義與董略同云
王至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者介爲執致之舊本誤作
以介爲摯致之今據宋婺州本岳本余本及宋注疏本正賈疏
云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又云介副也王弼臨諸
侯則有副使從行者殺玉裁云司農讀如介胃之介鄭君讀介
紹之介案殺說是也大宗伯王哭諸侯爲上相疑此介亦謂宗
伯但禮器云天子無介注云無客禮也賈疏謂此介取副王之
義究與禮器文悟似不若先鄭義之安引檀弓曰臨諸侯嗛於
鬼神曰有天王某父者釋文云父本又作甫案今禮記文亦作
甫賈疏云此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案鄭彼注云嗛致也祝
告致於鬼神辭也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

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引以證天子適諸
侯祝告神之事云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者
以曲禮云臨諸侯亦爲以尊臨卑故意其爲王適四方之事知
舍祖廟祝告神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
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彼注云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
敬焉故使祝告其廟之神也但曲禮眡鬼神注謂過大山川祝
用事此又爲告所適之國宗廟之神者鄭意彼云鬼神所含者
廣舍廟告神亦得謂之眡矣又案依先鄭義則凡王弔喪不論
尊卑遠邇皆其介鬯後鄭則謂王必至畿外侯國弔喪舍其祖
廟乃有其介鬯之事其在畿內弔臨諸臣不舍祖廟則不用介
鬯也必知王有適四方而弔者典路云凡弔于四方以路從是

也云介於是進鬯者謂祝告神之時介卽進鬯以致禮卽謂之介鬯也士喪禮君祝斂云釋采入門注云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者明君無故不來也若然後鄭意君甲臣至門則祝釋采舍廟則祝告神介進鬯是相比例與

雞人掌其雞牲辨其物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疏雞人者葉鈔釋文作鷄人阮元云从隹者小篆从鳥者籀文云掌其雞牲者亦牧人六牲之一也 注云物謂毛色也者保章氏注云物色也呂氏春秋仲秋紀乃命宰祝巡行犧牲瞻肥瘠察物色高注云物毛也國語楚語觀射父說祀牲云毛以示物是物卽毛色騂黝之屬凡牲畜以毛色別其種類通謂之物詳牧人疏云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者賈疏云牧人文

彼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鄭
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牲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亦
辨其毛物可知也詒讓案說文鳥部風俗通義祀典篇並云魯
郊以丹雘祝日以斯鵠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是陽祀雞用騂之
證四方迎氣牲不必隨方色詳大宗伯疏大祭祀夜嘒旦以𪔐
百官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疏大祭
祀夜嘒旦以𪔐百官者釋文云嘒本又作呼案說文口部云嘒
號也呼外息也嘒正字漢以後經典多段呼爲之此經作嘒注
作呼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陸所注別本作呼蓋依注
改經不足據說文𪔐部云𪔐高聲也一日大呼也又口部云叫
嘒也言部云訓大嘒也𪔐叫訓音義並同必呼旦者祭禮旦明

行事通於貴賤也 注云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
百官使夙興者文選新刻漏銘李注引五經要義云昏闇也旦
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爲昏日出前漏三刻爲明賈疏云漏未盡
者謂漏未盡三刻已前仍爲夜則呼旦也凡國之大賓客會同
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告其有
司主事者少牢日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
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疏凡國之大賓客會
同軍旅喪紀亦如之者此會同軍旅喪紀並冢大爲文大軍旅
卽大師大司馬注云王出征伐是也大喪紀者宰夫注云大喪
王后世子也以上四事此官並夜呼旦以警百官府也 注云
象雞知時也者說文隹部云雞知時畜也故象之而令雞人主

告時也云告其有司主事者者凡國事皆當職有司主之若小宗伯云大祭祀告時如王是雞人告小宗伯小宗伯以告王也它國事亦各告其主之者鄭嫌經云告時爲此官直告王故特釋之引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者證祭行事有定時鄭彼注云比次早晏在於子也旦明旦日質明少牢上文又曰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注云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此云爲期與少牢文同故引以爲證云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者明少牢所云爲期在祭之前夕此官但司告旦故至祭日旦明時而告之若爲期少牢則宗人天子祭祀當是肆師其它國事亦自有主之者雞人不掌也賈疏云案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

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案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注云挈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人者案挈壺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事則天子備官挈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也凡祭祀面禋饗其其雞牲饗饗廟之屬饗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禋四面禋也饗讀爲徹疏凡祭祀面禋饗其其雞牲者賈疏云祭祀謂宗廟之屬面禋謂祈禱之屬詒讓案祭祀亦通內外大小羣祀而言面禋饗禮輕蓋專用雞爲牲故於祭祀外別言之 注云饗饗廟之屬者明饗之事不一若饗社稷廟饗器饗龜筮諸事皆是此舉饗廟以該之云饗廟以

羊門夾室皆用雞者據禮記文詳肆師疏鄭司農云面禋四面
禋也者大宗伯云以禋辜祭四方百物注謂礫禋及蜡祭肆師
云與祝侯禋于壇及郊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礫攘以畢春氣
注云礫牲以攘於四方之神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
攘春氣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礫注云旁礫於四方之門礫攘
也左襄九年傳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杜注云用馬祭于四城
以禋火又昭十八年傳云鄭火祓禋於四方史記封禪書說秦
德公礫狗邑四門以禦蠱菑此諸禋或於四壇或於四墉並分
四方面而祭之皆面禋之類也云翼讀爲徹者古人先鄭注同
後鄭意翼廟之翼讀與翼鼓同不當爲徹此亦存異讀也詳天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七

第六 楚學社本

二百七十二

周禮正義卷三十七終